



艳阳高照均田村

——追思曹杰先生

马骏

那天接到单位电话，告知曹杰先生辞世，我惊呆了良久——上个月还在报纸上看到一位青年作家登门拜访的纪实散文，怎么突然就走了呢？与先生结识数十年，先生的音容笑貌浮在眼前，桩桩件件历历在目……

认识曹杰先生之前，先认识了他的家乡。阳高县，桑干河畔，艳阳高照，坐落着一个村庄，俗称“乱石滩”，贫穷卑微的名字。那年，我随同电视剧组拍摄拙作《借姑娘》，好不容易找到乱石村的一处古董石碾，完成一组镜头。

1935年秋，曹杰先生出生在乱石村的一户贫穷农家。先生自幼苦读，长大成才，20世纪50年代供职《山西日报》担任记者。与此同时，踏入文学殿堂，笔名陆桑——应该与桑干河有关。其短篇小说《鸳鸯谱》颇获好评，短篇小说《月儿圆圆》荣获全国煤炭优秀文学奖和赵树理文学奖。先生是山西“山药蛋”文学流派第二代作家中的骨干，是大同文学界的领军人物，是大同文艺界杰出的领导者。20世纪80年代评定职称一级文学创作，业界称为“一级作家”。先生入关成名，后又出关，任职大同市委宣传统战部副部长，为雁门关外的故里出力流汗，为家乡增光添彩。

在《大同文化人影像》里，曹杰先生是代表人物之一。那年，省文联原副主席韩玉峰回故乡大同探望，与曹杰先生、摄影家刘晋川相会。我们在小聚中盛赞晋川编创的影录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必将显示出历史价值。晋川是一位神经外科大夫，他还有大同耍孩儿、大同城建等摄影专著，是跨行业的典型。由此引发两位先生探讨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，以大同为例，作家艺术家多不是科班出身。曹杰先生原本是煤炭学校毕业，曾担任大同煤矿的技术员。大夫可以成为摄影家，煤矿技术员可以成为作家。从事文艺创作，最为重要的是，本人笃定爱好，踔

厉奋发，当然也需要代际薪火相传。曹杰先生在文学道路上就得到马烽、西戎、束为、孙谦、胡正等老一辈作家的赐教和传授。

韩玉峰老师和曹杰主席作为大同文化人的主要代表，深情热切地回忆诸位作家艺术家骄人的成就。两位先生为大同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，作出特别贡献；他们看到一批批后起之秀，感到无比欣慰。

至于我，20世纪80年代初才从部队的那个偏僻小县调到雁北地区文联，开始结识曹杰主席。先生早已是资深作家，我还是文学青年，虽然已过而立之年。

1993年，雁北地区与大同市合并。文联是二十几个人的小单位，全部领导“拉长板凳”足够一个班，班子里便随口称曹杰先生老曹长老曹短。老曹平易近人，工作时候是班长，日常交往是兄长。两家合并，城乡二元文化归为一元。老曹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，爱护班子的团结，呵护机关的团结，注重文艺界的团结。文艺界的作家艺术家们，由于职业习惯，有的个性突出，疏于约束。曹杰主席展现了领导者基于原则的包容大度。由于先生身体力行，率先垂范，为文联长期的和谐融洽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我们常常议论，曹主席在文联是好班长、好兄长，在家里是好家长。先生治家严谨，教子有方，儿女孙辈个个优秀，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！

总之，20世纪90年代是大同市文学艺术界的高光时期。雁北大同两支队伍融合，人才济济。追思曹杰主席，爬梳先生投身文艺事业数十年，甘做艺苑的老园丁，为培养文学新人倾注了大量心血；春华秋实，卓有成就的后起之秀陆续涌现。王祥夫荣获鲁迅文学奖，曹乃谦受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赞赏，还有文学新秀任

勇、刘志尧、侯建忠、侯建臣等，多位作家在山西、全国文坛都有相当影响。侯家兄弟来自左云，一个偏远小县，居然涌现20多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是山西县域文学事业的榜样。这一切是大同文学界的荣耀。先生每每论及，甚为高兴，充满自豪，不愧是一块文坛道路上的铺路石！

曹杰先生工作将近40年，到龄了。其时，外地有一位知名书画家参访大同，我电话邀他来宾馆陪客人就餐。先生郑重地谢绝：组织部已经谈话，退休了。无论怎么劝说，他始终坚持己见。这纵然是一件小事，却足以显示先生如此严于律己，如此清明守正，令人心生敬佩！

曹杰先生退休之后，卸下了党政工作的担子，重新开始潜心文学，焕发活力，竟然在古稀之年创作出厚重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北魏冯太后》。我有幸第一时间拜读了大作手稿。此外，先生还创作了《法显传》《鲜卑传奇》《帝都平城史话》以及《闲暇碎笔》等大部头著作，老当益壮，笔力矫健，令文学界同仁惊叹赞赏！尤其是先生有关北魏王朝的著作，受到文学界和史学界的关注。

北魏定都平城，开创了黄金百年。文化界认为，从北魏走向大唐，没有北魏的改革，就没有盛世大唐。鼎盛的改革是在孝文帝时期。然而，孝文帝即位时年仅5岁，祖母冯太后临朝称制，代为执政。冯太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，而且雷厉风行。其中最为突出最为重要的便是“均田制”。曹杰先生详细介绍了“均田制”状况，特别告诉我：他的家乡乱石村就是当年“均田制”的一块示范区。正因为如此，乱石村2016年更名为“均田村”，一个充满历史价值饱经沧桑的名字！

曹杰先生身材挺拔，体格健壮，是同事们的标杆。古稀之年，笔耕不辍，令人艳羡。那年，我把自传《河东河西

六十年》奉送先生，随口礼貌性地询问健康状况。他跟我说，牙疼。我回笑道：您八十岁才牙疼，我四十多岁就开始牙疼——如今本人到了八十岁，半数牙齿已脱落。曹杰先生体格健壮，虽然因素很多，遗传基因肯定最为重要。他八十岁才开始牙疼，高堂双双老寿星。先生含笑回忆，老爷子几近期颐之年，自己扎挣着跟幼稚重孙一块儿啃骨头，崩掉牙，笑谈之中流露出对老少亲人的拳拳关爱之情。

但是，自然规律毕竟不可违抗，先生的耳朵越来越沉，与先生电话交谈愈来愈困难。

因为疫情，几年蜗居，近乎隔离。所幸常在明堂公园遇见力军，有一次向他爸身体怎样，力军乐呵呵地回说，近日去探望父母，爷俩儿还就着小酌。将近九旬长者，依然酌饮，可喜可贺！

上个月的一天，从晚报“随笔”栏目看到许玮的文章《曹杰：开“鸳鸯谱”的人》，瞄了两眼开头，得知是青年作家拜访老作家的纪实散文。篇幅不短，叠好报纸放在案头，因手上一件文字活儿，准备了结后再细读。先生依然接待来访，参加社交活动，可见健康无虞。

人老眼花，手迟脚慢，不出活儿了。那天正在电脑前敲击键盘，突然得知曹杰先生的噩耗，急忙打开晚报，一字字一行行阅读。许玮文笔细腻委婉，我只挑拣他与先生的互动文字。“来之前，我和曹老师通了电话，他告诉我所在小区的位置，非常清楚。上楼时，他一定听到了我的脚步声，便盈盈地站在门口迎接。”两人交谈互动，先生还赠送他小小说《鸳鸯谱》。及至看到“从曹老师家的窗口望出去，是几棵高大的柳树，风摆枝条，像袅娜的长发。我听见几个孩子在嬉闹……”哦，这几分明是曹杰先生的旧居，我去过的。曹先生乔迁新居已经几年，我也去过，那是高层楼，看不见高大的柳树，也不见孩子的嬉闹。许玮的这篇作品，是旧日拜访，今时出手。是我弄错了，误以为先生目前健康无虞，没能及时跟先生再见面，着实遗憾。先生一生高风亮节，荣辱不惊，没留遗憾，含笑而去。

公元2026年6月19日，曹杰先生溘然辞世，魂归故里，穿越时空，走进历史……艳阳高照，均田村安然寂静；桑干河畔哗哗流淌，吟诵着人间故事……

听雨

马丙贵

若要心安，莫若听雨。

在草木萌发的春夏之际，日渐长，天渐暖，天辽阔，万物欣欣向荣。天地间，雨丝如琴弦，拨动初生的枝叶。潇潇雨幕涤荡尘埃，簌簌雨声阻隔杂噪。世界归于岑寂，唯有雨声笼罩大地，琴瑟和鸣，山川共鸣，仿如天籁。

听雨，不是幽闭小屋；听雨，是要融入雨中。

撑一把油纸伞，漫步青石板长巷，任由雨滴淅淅沥沥落在伞面，细密的雨水顺着伞沿点点滑落，你会品出雨丝里的清甜。或者，凭窗而立，雨雾拂面，雨水从檐前的瓦舌间涓涓如珠帘，叮叮咚咚，任由空明的意境在雨声中舒展。

听雨，不是附庸风雅；听雨，是生活的协奏。

我们小的时候，上学放学没有家长接送这一说，也没有雨伞雨衣这些装备，更没有水泥柏油路。每到雨天，细密的雨丝像一张网，把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。袅袅炊烟从屋顶的烟囱口吐出，贴着屋脊缓缓散开，空气中弥漫着柴禾的清香。和现在的孩子不一样，我们小时候回家吃饭有着急切的期盼。浑身泥水地冲进屋子，正是母亲掀盖开笼的时候，蒸饭的水汽弥漫整个屋子。母亲总是准时把热气腾腾的饭端到手中。外面的雨打湿了我们的衣服，母亲的雨温暖了我们的胃。母亲一边翻箱倒柜地给我们找替换的衣服，一边絮絮叨叨地责怪我们顽皮，母爱就溶进这湿漉漉的雨声中了。

小时候，跟着父亲在田里劳作，常常被突如其来雨困在田间。雨不会因为有人在地里劳作就落得雅致，也不会因为你身处野外就下得短暂。雨前的闷热还未消散，豆大的雨点便噼里啪啦地砸下来，天地间瞬间一片白雾蒙蒙。我和父亲披一件用蛇皮袋折叠的简易雨披，父子俩伫立于田间雨幕中，特有依恋情。一股一股的雨泼下来，在干涸的土地间咕咕流淌。雨声中，父亲说他听到禾苗喝水的声音，会听到庄稼拔节的声音，会听到一家人衣食无忧的欢愉。父亲满脸的皱纹在雨水的滋润中漾起同心圆的涟漪。而我，在这嘈杂的雨声中感受到了父亲的坚韧和不易。

当背起行囊远离家乡，雨或狂暴或细腻，伴随我跋涉的行程一路前行。在不同的境遇里，那变幻的雨催生了不同的人生感悟。最震撼的一场雨，要属正定客栈里的雨了。去年秋天，我从杭州踏上返程，航班中转河北石家庄正定机场，夜宿附近一家快捷酒店。在南方住了多日，回到了北方反而主客不分，顶着滂沱大雨冲进旅店，直呼北方的雨与南方的雨不同，不像南方的雨细腻柔软。是路边的野藤顺着墙攀爬，把细碎小花举向晴空，泥土被晒得松软，蒸腾青草与泥土独有的芬芳。

如今，雨季又至，雨又潇潇，雾又蒙蒙。临窗听雨，潇潇雨声中，余先生的“听雨那冷雨”便漫上心头。这雨声，从台北的长街到闽南的客栈，从正定的驿所到西湖的断桥，一路回响到童年灰瓦上，点点滴滴，断断续续，将散在各处的念想揉成想念，温润着似水流年，丰盈着平凡岁月。

盛夏来信

闫敬督

阳光落进树叶的缝隙
写成一封滚烫的信
撑开巨大绿伞的梧桐
收纳蝉鸣
也收纳忽至的阵雨

池塘铺开宣纸
荷花蘸着暮色慢慢晕开
青萍浮在水面，不事张扬
只守一池清浅的温柔

路边的野藤顺着墙攀爬
把细碎小花举向晴空
泥土被晒得松软
蒸腾青草与泥土独有的芬芳

黄昏褪去灼人的燥热
晚风轻拂，枝叶舒展
世间草木都奔赴热烈
沉默生长，自有满腔温柔
把所有蓬勃，赠予漫长盛夏

清泉潺潺

盛利者摄



大同同星抗生素有限责任公司，是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土霉素原料药生产企业，年产8000吨，市场占有率35%以上。该公司获美国FDA、欧洲COS认证，通过SA8000社会责任体系认证，是一座国家级绿色工厂，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抗生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单位。该委员会2018年在大同召开年会，与会代表参观该公司后，认为其在土霉素原料药生产规模、产品质量、技术装备、技术指标、企业管理、环境保护等方面均处于全国同行业领先地位，堪称一座单产品的“世界级工厂”。

一家企业的成功绝非偶然，同星抗生素仅以一个土霉素老产品成为行业翘楚，有着自身发展的轨迹，可为我市传统产业及企业提供借鉴与思考。

企业的基因决定企业能走多远

土霉素是发现较早的一种抗细菌素。1958年至1959年，华北制药厂选育出中国第一株土霉素菌种，开启国产化大规模生产。我国先后生产过土霉素的厂家超过100家，仅大同就有4家，即利群制药厂、云峰制药厂、联谊制药厂、星火制药厂原料分厂（同星抗生素公司前身）。目前全国生产土霉素原料药的主要厂家共8家，山西省仅剩同星抗生素公司一家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土霉素原料药供应紧张，一些企业土法上马，先天不足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，逐一退出。

砥砺前行 笃行致远

——探寻同星抗生素公司的发展轨迹

张风新

而当时的星火制药厂原料分厂，一是选择与全国抗生素生产水平最高、生产规模最大的华北制药厂合作，出资30万元获得技术转让，包括工艺路线、原辅料的质量标准、产品质量标准与检验方法、技术培训与指导、生产统计成本核算，最重要的是为企业提供最优的高产菌种。二是选择具备合法资质的核工业部第四设计院设计该项目，从而从源头确保项目合规合法、工艺可靠、安全环保、经济合理，并在历次的技术改造中运用价值工程有效保证项目高质量、低成本有效运行。三是选择具备资质的正规公司，保证项目施工、设备安装。四是聘请华北制药厂退休技术骨干形成一个团队，带领企业各岗位职工进行生产，避免某一岗位出现短板而影响工艺流程。

行业竞争的胜负，从来不是产品投放市场后才分高下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基因，在建厂布局、技术研发投入、价值工程落地、长期战略定位、全产业链管控、市场顶层规划阶段就已定型。同星公司传承建厂初期的发展思路，依托

大同本地资源禀赋与精细化内部管理，长期践行“走出去、请进来”双向技术交流机制，持续迭代生产工艺。经过多年深耕，企业土霉素各项核心技术指标、产能规模实现全面超越，稳居全行业领先地位，也因此成为全国土霉素行业联谊会秘书长单位，主导行业交流、标准协同与产业协同工作。

纵观整个土霉素产业数十年兴衰起落可见：短期市场红利只能支撑企业一时生存，而创立之初就坚守技术为先、合规为本、标准为纲、人才为核的底层基因，才能让企业扛住周期波动、持续领跑行业，走得更稳、更远。

一心做土霉素原料药的领航者

时间回溯至1996年，在中国国际医药原料药交易会落幕之后，同星对当时的土霉素市场展开了一场全面且深刻的战略研判。这份研判的背后，是清晰的决策逻辑：

首先，是对产品生命力的独到洞察。同星坚定认为，土霉素虽属传统原料药，但绝非夕阳产业。其产品链向下

延伸至合成强力霉素，后者疗效是土霉素的十倍，且具备长效、低残留的卓越特性，正因如此，它长期备受欧美市场青睐。这一定位判断，为后续发展锁定了核心赛道。

其次，是对行业格局的精准剖析。团队对全国33家主要土霉素生产企业的优劣势进行了逐一复盘，以此为基，最终形成了《全国土霉素市场分析对策》报告。这份报告不仅是市场的晴雨表，更是确立企业生存法则的导航图。

基于此，同星公司确立了自己的发展路径：只做原料药，不争夺下游红利。同星认为，“下游客户是企业的上帝，我们不能把客户树为竞争对手。”若抢客户的饭碗，不仅会失去市场，更违背了产业共生的逻辑。因此公司明确决策：不生产强力霉素等下游产品。事实证明，当年部分涉足下游产品的企业，因主业萎缩最终淡出了土霉素赛道；而同星与客户守望相助，实现了规模的共同壮大。只做原料药，不生产制剂产品。相



较于各种剂型的制剂药品，原料药虽投入大、回报率低，且工艺技术复杂，但同星选择了专注，放弃了制剂领域“投资少、产值大、见效快”的短期诱惑，专一守主业，心无旁骛，将全部资源倾注于土霉素原料药的做精、做强与做大。多年深耕，终成传奇。同星公司始终围绕这一定位，践行“有所为，有所不为”的滚动式发展战略，产能从最初的

设计年产量200吨，跃升至8000吨；行业排名从入行时的全国第79位，一路逆袭，最终登顶。同星用实际行动证明，精准的定位，比盲目的扩张更重要；专注的坚守，比短暂的繁华更长久。（上）（《大同工业史》编纂办公室供稿，欢迎社会各界赐稿，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：pcsy22@163.com）



大同工业·那些难忘的人和事